



情牽一線

芭芭拉卡特蘭 (Barbara Cartland) 著



情牽一線

芭芭拉卡特蘭(Barbara Cartland)著

原著書名：Hidden By Love
新華出版社中譯名：土耳其之戀

書名：情牽一線 原著書名：Hidden By Love
新華出版社中譯名：土耳其之戀

作者：芭芭拉卡特蘭

譯者：薛昀厚

責任編輯：鄧潔兒

督印人：黃子昭

封面設計：林淑康、許自恒

出版：勤十緣出版社

發行：勤十緣出版社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14號益新工業大廈18樓B座

(電話：五一六九〇二二)

(傳真：八八〇五九七八／五一六九三〇四)

印刷：日昇柯式印刷公司

植字排版：文華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九四年七月

定價：每本港幣三十八元

ISBN 962-447-380-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到勤十緣出版社更換

國際中文版授權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香港中文版轉授權 © 新華出版社

Copyright © 1990 Cartland Promotions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Cartland Promotion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4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rinted in Hong Kong © 勤十緣出版社

編者話

《情牽一線》是勤十緣出版社「世界翻譯叢書」的第一炮。作者芭芭拉卡特蘭(Barbara Cartland)是英國著名浪漫小說作家，亦是世界知名的暢銷小說家。其作品行銷各國，以細膩、雅緻、浪漫動人著稱。喜歡浪漫愛情小說的讀者實不容錯過。

繼《情牽一線》以後，「世界翻譯叢書」系列將陸續推出芭拉卡特蘭及其他世界知名作家的作品，以饗廣大讀者。

第一章

一八七五年

納丁娜懷裏的孩子睡着了。

這女娃娃才四歲，這一早晨光顧着玩和學習。

納丁娜輕輕地搖晃着她。

燦爛奪目的陽光照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藍海上，反射出千千萬萬的亮點。

這是世界上僅有的海與土地直接連接的地方之一。

那裏沒有卵石沙灘。

就在納丁娜此刻坐着的平台前面，海水正輕輕地拍擊着花園的四周。此前不久，她曾經把水裏的游魚指給懷中的孩子看。

她於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開始哼起催眠曲來。

當她和懷裏的拉美一般大時，她的保姆也給她唱過這催眠曲。

女娃娃是個穆斯林教徒，她的名字因而多得很。

小小的圓臉龐，襯上黑黑的鬚髮。

娃娃的眼睛此刻閉上了，它們是一雙大大的、充滿了智慧的眼睛。

納丁娜對教育拉美的工作很是喜愛。

她一邊哼着催眠曲，一邊逕自想道，找到這麼一處安全地方可真是自己的造化。

到了這個地方誰也休想找到她。

她哼出的柔和音符隨風飄蕩。

英文歌詞和眼前的奇異美景顯得分外貼切。

突然間納丁娜驚呆了。

就在她眼前高出平台之處，出現了一個男人的頭部。

「救救我，」那人用英語求她，「看在上帝的分上，救救我！他們緊追着我！」

大約有那麼一秒鐘功夫，納丁娜只是死死地盯着他。

後來就如同鬼使神差般，她說：

「那裏有衣服。」

說着，她指了指一所小房子，比一座廟大不了多少。

她的僱主南克·奧斯曼如在這博斯普魯斯海峽游泳，就會使用那所房子。

這位男主人年齡不算大，他最喜歡泡在水裏玩，水涼也不怕。

游泳後他並不是立即返回那幢作夏季別墅用的大宅，而是回到這所小房子，那是他圖方便而特別蓋在海邊的。

他可以在小房子裏擦乾身子，換上衣服。

那和納丁娜說英語的男子甚麼話也沒回答，只靈活地將身子一躍，縱身跨上了平台。

他一下子就消失在納丁娜指給他的那所房子裏，敏捷得使人難以置信。

他在白石台階上留下了一大灘水漬。

納丁娜本就擅於隱藏自己，而且知道必須不能留下任何足以令人見疑的蛛絲馬迹。她隨即站起身來，一手抱着孩子，順手把一條白色披肩扔在石階的水漬上。

這條披肩原本是拉美睡着之後，她給娃娃蓋在腿上的。

然後她走了回去，坐下來之後，她感到心跳得很厲害，既憂且怕。

她馬上就知道自己為甚麼害怕了。

一艘大船，由六人划着，朝這邊駛過來了。

納丁娜立即意識到，這艘船是從黑海那邊開過來的。

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開口處離這座花園不遠。毫無疑問，船上的這伙人是俄國人，他們是冒風險衝進海峽來的。

自從克里米亞戰爭^①以後，俄國成了土耳其的死敵。大部分歐洲列強更是巴不得如此，她們唯恐俄國勢力擴張，國力增強。

其時，英國竭盡全力保護自己通向印度之路暢通無阻。

大船靠上了平台的一側，納丁娜瞪着眼望着船上那些人。

六個划船的人，個個高大、健壯，都是在俄國南部隨處可見的農奴。

不過有兩個坐在船尾，納丁娜一眼就看出，這兩位頗不一般。

她尋思，這兩個人憔悴的面孔和狐疑的眼光，是典型的第三廳^②的人。

他們要對以自由為名在巴爾幹半島所犯下的一系列暴行負責。

俄國人看來無處不在，隨時在準備尋釁滋事。

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吃虧不大的土耳其，現在有可能把這批俄國人趕出君士坦丁堡，使人多少放心一些。

因土耳其想和歐洲交好。

其中三名划手，把帆船靠攏在平台邊。那坐在船尾的二人走進了花園。

他倆望着納丁娜，其中一個口操土耳其語，說道：

「這裏跑來一個人，他現在在哪兒？」

納丁娜遲疑了片刻，她尋思該不該用土耳其語回答他們。

然而，法語是俄國知識階層通用的語言。

在聖彼得堡的宮廷裏，所有上流社會的人一概講法語。

停了一會兒，她慢慢地用法語回答：

「沒有，沒人來過，你們沒有權利進來。這兒是南克·奧斯曼執政官的私

邸。」

來人面面相覷。

然後其中一人也用法語回答納丁娜：

「你沒有說實話，小姐。我們可以肯定那人在這裏停留過。」

「我不明白你們在說甚麼，」納丁娜說道，「但如果你們侵入這塊土地，我就去叫衛兵。他們就在這房子附近，我一叫，他們馬上就來。」

她看見那幾個人的眼睛閃動。

她心裏明白，這伙人不打算和土耳其衛兵打甚麼交道。

衛兵肯定會認為他們無端闖入私宅是一種違法行為。

「你們走吧！」納丁娜說道，「別出聲，要不把這娃娃吵醒了，她可是執政官的掌上明珠。」

那批人還賴着不走。

其中的一個往四下瞧了瞧，細細打量了地上的灌木叢。

另一個則望着那英國人鑽進去就不見蹤影的小房子。

納丁娜覺得非拖延時間不可。

「你們說，」她說道，「你要找的那個人是泅水過來的嗎？」

「是的，是的！」其中一個俄國人回答道，「他就是泅水過來的。你見到他嗎？」

「我想我見到一個人剛打這兒過去。」納丁娜回答道，「他游水可有勁
吶。」

「他往哪兒去了？」

納丁娜從椅子上慢慢站起身來。她抱着那還在沉睡的娃娃走到那上岸處的
邊上，用手指了指。

她指着的是君士坦丁堡那個方向。

那兩個俄國人咬了一陣耳朵。

她又不慌不忙地走回椅子處，又坐了下來。

這之後，兩個人當中之突然朝位於他們左邊的那所小房子走去。

納丁娜大叫一聲。

「不行，你不能上那兒去！」她說，「這是絕對禁止的！」

那俄國人回頭看着她。

然後他似乎忽然意識到，和他過不去的只不過是一個招人嫌的女流之輩，於是他走進那小房子。

納丁娜嚇得氣都透不過來了。

然而，那俄國人卻被眼前見到的情景驚呆了。

堆滿靠枕的沙發上躺着一名大個子土耳其人。

這人穿着一條長燈籠褲，上面罩了一件晨衣，頭戴一頂紅色的土耳其氈帽，旁邊放着他的長煙袋。

可此刻他正呼呼大睡。

他的臉埋在靠枕裏，一隻胳膊護着下巴，像是要把腦袋藏起來似的。

由於窗子前的遮陽篷已放下來，故此很難看清此人的臉。

此時他正鼾聲大作，整個小屋子裏似乎都聽見回聲。

那俄國人站在那裏，盯着他看。然後他發現認錯人了，便悄悄地通過來路退了回去。

那另一名俄國人正站在納丁娜身旁，一動也不動。

從小房子出來的俄國人搖搖頭，然後這兩人一言不發急急朝帆船走去，上了船。

他們發出號令，划手們就啟航了。

然而他們並未朝納丁娜所指示的方向划去。他們的船只不過繞了一個圈，便開始向黑海回程。

納丁娜像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這塊沉甸甸的石頭曾把她壓得透不過氣來。

她心裏明白得很，要是俄國人抓着了他們要找的那個人，後果會如何。他會被拖到帆船上。

他們會把他帶走，嚴加盤問，施以嚴刑拷打。

她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他的命。

那俄國人走出房子後並未開口，故此她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小房子裏究竟看到了甚麼。

是那英國人藏起來了呢，還是想了個甚麼方法來把人騙倒了？

那英國人仍未露面。

納丁娜等了又等，聽了又聽，終於耐不住了，站起身來。她依舊抱着娃娃，朝小房子的入口處走去。

「你還在裏面嗎？他們走了。」

稍停了一會，她聽見裏面回答說：

「你真能肯定他們都走了嗎？」

「他們回黑海去了。」

「這我可真得感謝上帝，感謝你的救命之恩。」英國人回答。

納丁娜頓了頓，沒說話，隨後她問道：

「你的事辦成了嗎？」

說這話時，納丁娜心裏也不免嘀咕：要是他說「沒有」，那她也無能為力啊。

要是這所宅子裏的傭人們知道花園裏來了一個外人，那可是不得了的事。

可幸此刻正是晌午，傭人們和普通入一樣，飯後一無例外地都在睡午覺。就連那些衛兵也是在歇晌，而不是去幹他們該幹的事——到花園巡邏。看來的確沒有甚麼危險需要他們加以防範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每一位土耳其大人物都有衛兵守護他的官邸或私宅。南克·奧斯曼又實實在在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是最大的食品供應商，通過他，歐洲其他地區的食品正源源不絕地向土耳其運來。

而歐洲方面則在這個國家採購葡萄、梨、石榴、蔬菜和魚類，君士坦丁堡因此獲得它所急需的金錢。

奧斯曼當初是靠街頭賣炸牡蠣起家的，小小的油煎爐就擺在熱鬧的大街上，而牡蠣則是用鐵耙子每天早晨從海裏撈來的。

他順帶也賣烤蝦，裏面夾着肉、黃瓜和最常見的牛柏葉，等等。

不久他就在大市場開了一家店，之後又在城外開了幾家分店，而且年年有新店開張。

然而，君士坦丁堡很快就變了樣。

這個變化來得如此快，以致現在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都很難置信。

再說，最末一任蘇丹（按·蘇丹（Sultan）這裏指昔日奧斯曼帝國的皇帝）改弦更張的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

阿布都哈米二世^③下令鑄造錢幣，並在金灣角上造了第一座橋。

後來，令許多老派土耳其人不安的是，他改良了民族服裝。

彷彿一夜之間，他們富於浪漫情調的長燈籠褲、鑲黑邊的長袍和兩尺高的纏頭統不見了。

官員們一律穿黑色緊身褲，雙排鈕扣、長可及膝的深黑色長禮服，當然，還有土耳其氈帽。

這是摩洛哥創新的服飾。

一個男人穿了，另一個男人就仿效。

不管如何抗議，西服還是立住了足。

此刻納丁娜心裏着急的是，不知道她的東家是否把這些衣服留在他那間實

際上用作洗澡的小屋內。

當東家在家的時候，他常穿寬鬆的土耳其服裝，這樣方便些。

東家早晨急着去游泳時，她就看見他是這種穿着。

她怕就怕那英國人甚麼衣服也找不到，無以蔽體。

後來，當她等着他開口說話時，那人從她身後走出來了。

他的出現使她倒吸了一口氣。

這人是個高個子，還幸南克·奧斯曼也是一位魁梧、寬肩膀的人。

那人穿的是黑褲和黑色外衣。

他的襯衣有點怪，那是南克·奧斯曼圖舒服而穿的白色寬鬆衣服。

不過，納丁娜此刻看得出這位男子長得一表人才。

他額頭飽滿，黑髮朝後梳着，而且輪廓分明，很有英國人的特點。

「教我如何報答你的救命之恩呢？」他低聲說道。

「幸好我在這裏。」她回答，「現在他們都走了，再回頭恐怕不那麼理直

氣壯哩！